

历史充漾着矛盾。

人生也不例外。

也许正是这历史与人生的多重矛盾，才有了亦新亦旧，亦狂亦侠亦忠亦武，骂人也敬人，被人骂也被人敬的一代名士——林琴南。



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社会用血泪演绎出一部近代史。在这部历史中，交织着屈辱与悲壮，映现着复杂与深刻。这里幻化着生死苦乐，混合着跌宕、顿挫、耻辱与奋争。她包含着危机，也展示着希望。

这是一个新旧交替，新陈代谢急速递变的时代！

这是一个让人倍感痛苦，又心萌希望的时代！

这也是一个“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时代，各种各样的人物纷纷登场，却又来去匆匆，“你方唱罢，我登场”。

一些人有幸成为时代的引路人，却又不幸成为落伍者。社会、历史流动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，人却因其自身的性格与择途之异演绎着自身的色泽，乃至悲壮。

这是一个为未来新世界力塑廓况，却又不得不在现世呈一片纷杂的真正的“乱世”时代。

林琴南生逢此时。

他的人生一如历史般纷杂。

他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时刻：从中日战争、戊戌维新、义和团起事、八国联军攻京，到辛亥革命、袁氏称帝、张勋复辟，以及五四运动……，他本人也由带剑狂生、维新党人、旷世译才、新文学的“不祧之祖”，到古文殿军、封建遗老……

他性格复杂多色，为人亦怪亦狂亦侠，忠君孝亲信友；他脾气躁烈，动辄“国骂”，却又真诚待人，仗义疏财；他才华横溢，诗、文、字、画，无一不精；尤为人推崇的译作，洒洒百种，为“译界之王”，他却言：纾，汝为何物？称其诗不为诗，其画不为画，而最烦别人赞其译作，一听便恼羞成怒，只因心中自认“古文为尊”；他最重古文，平生为之，却因“文白之争”大开“泼口”，终为

一生“污点”，几被后人作“封建余孽”忘之；他一生布衣，自食其力，不入仕途，不苟富贵，清介耿直，老来却“犬马恋主”，老作孤臣亦国殇，以“遗老”之身恨恨而逝

... ..

唉.....

关于林琴南，许多人已经说了许多，在现代中国史上，林琴南沉寂了几十年后，又有人重提这位“以怪”为四方闻的文人。而我，不期然地加入这一行列，感悟深触的颇多，却无一准确的词句道出，我不禁心生悲凉！

我想，当纷乱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当所有的是非功过已清晰地写在今天，我们或许不必苦苦地追究那些如潮如雨的纷纭往事吧！只留下“鲜活”的“这一个”林琴南去缅怀，去深读，去释然，去追述吧！

林琴南是个有个性的人，唯其有个性，才有风骨，才有创造，才有深解社会却又远离社会的致命而精雕的孤独，才有属于自己的“传奇”故事吧。

我敬重作为文人的林琴南，他有他的操守、执着与不变的信念。

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，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，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，但又是一个有血性、有骨气、有操守的老头子。

这大抵就是我为林琴南作传的原因吧！

是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”？林琴南出身寒门，自小便饱尝饥饿，身临劫难。是否这意味着他日后将成为一代名士、古文大家？而林琴南对书的衷爱，恰恰是他“以文为生”走出的第一步。



寒门少年 嗜书如命

1. 畏庐身世出寒微，奇穷竟与饿夫几

1852 年 11 月 8 日（清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），林琴南出生在福建闽县（今福州市）光禄坊玉尺山一个小商人家里。

福州，是一座历史名城。

两千年来，历代统治者均在此建城。汉代建“冶城”，晋代建“子城”，唐代建“罗城”，五代建“夹城”，宋代再建“子城”。明代复建“府城”，地域扩大，城墙加厚。每一次的强固无不在于皇权的威严与统治的永恒，而重复的建设无疑又使它留有更多的历史遗迹、同朝文化。

福州，是一座山青水秀的城市。

这里，四季皆绿，景色宜人，群黛如屏，海天微茫。城内三山耸翠，城外大江数垂。清澈丰盈的闽江水自西向东，流至福州，辟为二支，一支穿城而过，将福州城一分为二，然后出城与另一支汇合，经马尾港注入碧波的海洋。

福州有“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”之说。屏山、于山、乌山三山耸立城中，而罗山、冶山、玉尺山隐匿于閭巷里，玉尺山即隐藏在光禄坊内。

玉尺山树木葱郁，点缀些许楼台亭阁，又有塘中浮萍、水上石桥，环境格外幽雅宁静，是让人易多情善浮想的好地方。林琴南便出生在这儿。这里的山水陶冶和培育了林琴南不俗的文采。

福州，也是个不寻常的城市。

福州自古封闭，除了那高高的城墙外，还有无数的山脉割断了它与外界的交流。那流淌着唐时古音与古韵的闽

言与南曲，至今仍为闽人所喜所操。这是一个自周代开始就被视为不开化的民族所居之地。

但自鸦片战争第一声炮响，福州便在列强的枪舰下成为“五口通商”口岸之一，福州人被迫睁眼看外面的世界，并且由此拥有了大名鼎鼎的林则徐。

福州至此成了半拉守旧、半拉新觉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林琴南确乎逃不出“环境决定人”的定论，其一生总在新与旧中矛盾着。

林琴南出生时的福州城，城内一分为二，属闽县和侯官两县分管。以南街为界线，街东为闽县地界，街西是侯官属地；又有南北之分，南门兜以南属闽县，鼓楼以北属侯官。两个县的县令在同一城设堂，常有口舌之争，纠纷不断。1913年两县合并，各取一字为县名，始称闽侯。1946年成立福州市，两县虽并，且有高墙同护，但仍是内里争斗，互竞长短。

近代福建出了三位大名不凡的怪杰、翻译家：严复、辜鸿铭与林琴南。辜鸿铭名气不在严、林二位之下，却因生在厦门，人又极怪异，固与林严几不相干。倒是严、林二位，一为福州闽县人，一为福州侯官人，这两位被康有为称作“译才并世数严林”的先生，犹如他们所居之地一样，一生朋友，来往密切，却又自以为高出对方几分，偶有相轻。

正是这谜一般诱人的福州，诞生了谜一般怪异的杰俊林琴南。

林琴南出生的年月，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十二个年头，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二个年头。近代史的多重矛盾和跌宕起伏已拉开了序幕，而林琴南从一出生起，便开始了充满困苦艰辛与矛盾环生的生命历程，这也一如他的名

字，变化莫多。琴南是他的名字，单名纾，幼时，父母、老师、朋友、邻里，各以自己的喜好，称呼他为群玉、徽、秉辉……长大后，学成中举，参加礼部会试时始用林纾之名，又自号畏庐、冷红生、六桥补柳翁。清末民初，又有践卓翁、蠡叟、餐英居士、射九等晚号、笔名。这些名号，都与他的人生境况有很多的联系。

林琴南祖籍金陵，后来迁居闽县莲塘村。先祖世代务农，直到祖父一代，才开始在城里做事，所做之事为手工业者的“治艺”之活，赚不了几个钱，因而家中生活相当拮据。

祖父每月“治艺”所得的钱数寥寥无几，祖母、姑母每天还得“穷治针黹”，借以糊口。父亲刚刚学会走路时，家中每天只早晚两顿粥，而吃饭时要“先取其稠且厚者”让双目失明的曾祖母吃，然后喂林琴南的父亲，其他人则只能“饮其余湔而已”。

这种艰辛的生活到了林琴南父亲这辈，并没有多少改观。

林琴南的父亲林国铨，十几岁时就开始从商了，林琴南出生时，父亲已 27 岁，正随盐官在闽北的建宁办盐务，积攒下一些钱，遂在福州城内的玉尺山典下一所房屋，全家才得安居。

到林琴南 5 岁时，一次父亲租赁了两条船运盐去建宁，不幸盐船中途触礁沉没，父亲只得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赔偿官盐。从此家中奇贫，父亲被迫到台湾去谋生。在台湾经商的最初几年，生意常常亏本，一筹莫展，不仅不能寄钱资家，有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家中只靠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度日。家中每月总有五六天断炊。

林琴南后来作《先妣事略》，就此时状况述道：

耀（指林琴南的弟弟秉耀）生二月，府君（指父亲）客游台湾。资尽，困不能归。岁大祲，澳门贼以铜艇阑入内港，聚江南桥下，谬言与南船竞铁锚，发炮互轰，纾适家横山，距江三里，飞弹蚩然，日夜从屋上过，比屋奔徙略尽，宜人（指林纾之母）以无食故，不得去。先大母（指林琴南祖母）方病，大姊稍省人事，键纾不会出，拥弟及妹环宜人而泣。宜人方缝旗抚慰大姊，言“抵夜尽三旗，可得钱四百许。明日，大父母及你兄弟当饱食矣”。纾时幼冲，不知母言之悲也。^①

弟弟出生，家中又多了一口人，父亲再次越洋而去，为生计奔走，但谁想父亲运气实在太差，这次做了一笔生意亏本太惨，连回家的盘缠都没剩下。这样一来，除父亲外一家 8 口人，包括祖父、祖母、叔叔、母亲、姐姐、弟弟、叔父的儿子秉华和林琴南自己，全靠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糊口。祖父母年迈体衰，需人供养；叔父新丧偶，暂时没有生计，束手无策；幼小的弟妹们又不省人事，嗷嗷待哺；而父亲又远客台湾，困不能归；再加上时值荒年，盗匪横行，生活的艰辛困苦，自非一般人家可比。

正当林琴南一家为生计挣扎时，偏偏又有人要将他家所居房屋收回去。林琴南在作《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》中述道：父亲在福州城内的玉尺山典赁房屋居住时，福州通行铁钱，而铁钱一千只可抵铜钱一百，但房屋的典券上，只书钱数而没注明是铜钱还是铁钱。有一天，房主陈莲峰一手拿着房契，一手提一串一千五百文的铁钱，气势汹汹地闯进林家，要赎回典当给林家的房屋。林家人为当初出资是铜钱还是铁钱一事质问于陈莲峰。陈莲峰仗着自己捐

^① 见《畏庐文集》第 31 页，商务印书馆 1910 年版。

钱买来的孝廉身份，横行闾里惯了，这次更是有恃无恐，林家人一问，他便“驺突咆哮如悍吏”；“飞掷杯碗、摧折几案”，在林家大闹大吵，定要以低价索回房屋。

林琴南年迈的老祖母见此而质问陈莲峰道：“先生为科名中人，过几天就要到外省去任职做官，做官者理应体察民情，难道你不知道铁钱一千只抵铜钱一百吗？我这老婆子辛辛苦苦抚养儿子，幸好儿子能挣点钱回屋来安顿我住下。现在你定要赶我出门，天良何在？”

陈莲峰无言以对，只好抓着契约伸到老太太面前，祖母不识字，只好叹道：“如果读书人也不讲道理，我还说什么呢？还给你房子就是了！”第二天，祖母来到陈莲峰家，把自家的那份契约掷给他。

全家人迁到福州城南的横山老屋。

这时，生活更为凄苦，家中一天只吃两餐饭，有时只吃一餐，林琴南常饿着肚子上学。有一次，林琴南从村塾回家，母亲塞给他四文钱，让他上街买个汤饼，吃了去上学，没有告诉他家中已断炊，全家人还没吃饭。炉上的小锅里冒着热气，他的小弟弟绕着炉子转来转去，用小手指着烧沸的锅问祖母：“是粥吗？我饿！”其实锅里只有开水。祖母在一旁黯然泪下，母亲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劝哄着孩子。

大约在林琴南 10 岁以后，他的家境才逐渐好转起来。10 岁这年，叔父林国宾得了一个塾师的位置，每月可得少许收入养家。11 岁时，父亲林国铨在台湾的生意也逐渐顺利，每月能寄回一些钱来。自此以后，林琴南一家才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了。

童年时代的生活，留给林琴南的确乎只有一个“悲”字。林琴南在 70 岁生辰时作诗回顾一生，第一首诗中有

两句“畏庐身世出寒微，奇穷竟与饿夫几”，生动地概括了自己童年的生活。同近代史上诸多历史人物相比，林琴南无疑是地道的寒门子弟。这一点着实影响着他今后的生活与做人。

1907年林琴南在福建闽学堂任国文教习时，有一次为学生们讲授韩愈的《祭十三郎》一文，朗读文中第一句“呜呼，余少孤”五个字时，忽泪如雨下，呜咽不成语。林琴南由韩愈之言而想到了自己凄苦的童年，他用凄楚哀抑的声调，为学生讲解这五个字的含义，学生中有身世之感者，也情不自禁而哭泣，师生相向而泣。讲解这五个字，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讲完，只好连上四节，此事轰动了全校。

童年生活该给林琴南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。所以日后他成名，将赚得的钱大半用于资助穷人时，别人以为他故作姿态，沽名钓誉。林琴南在所作的一首“自嘲诗”中写出了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：

等是天涯羁旅身，忍将陈气蔑斯人？

迁流此后知何极，怀刺频来似有因。

倘为轻财疑任侠，却缘多难益怜贫。

回头还是穷滋味，六十年前甑屡尘。

由贫穷而生坚毅，由坚毅而奋斗成功，颇有收益；收益之财用于资助穷困之人。仗义疏财，豪爽为人，成为林琴南一生不变的品行之一，也是他品格中极为可贵的东西。

2. 读书则生，不则入棺

林琴南5岁，稍懂人事时，便开始了读书生涯，只是

他开始读书的经过与一般人家的子弟又有所不同。

林琴南的祖上是农夫，到他祖父辈时变为商人，在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，农商绝不能入大流上层。于是，这个并非书香门第之家总希望出一个读书之人。林琴南的叔父曾经上过学，以后居然也设馆课蒙做起了教师，为他们这商人之家增添了一点书香气，而就这一点书香气，给了林琴南不小的影响。

林琴南 5 岁时，家中时常断炊，外祖母疼爱外孙，便将他领到自己家中抚养。

外祖母郑太孺人家住福州龙山巷。

林琴南的外祖父姓陈，曾当过清朝的“太学生”，不过他死得早，因而外祖母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。

盛夏，荔枝熟了。外祖母家的邻居有一座大荔枝园，站在外祖母家的庭院中，可望见那红玛瑙般的果实。看见邻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荔枝，林琴南不禁馋涎欲滴，他将小手指放进嘴里，呆呆地望着。

外祖母见状，上街典当了一件衣衫换来荔枝给林琴南吃。看着吃得香甜、小脸红扑扑的林琴南，外祖母慈爱地抚着他的头说“孺子不患无美食，而患无大志”。林琴南虽小，却听懂也记下了外祖母这句话，日后他有了孩子，常以外祖母这句话示儿；自己事业上有了长进，常自叹：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利者为多。

郑太孺人疼爱外孙，却并不是溺爱。她常常说：“小孩子不能以现在聪明还是愚钝来推测将来是否有成就，只是看他有无志气，而有志气又看他贪慕什么。如果醉心于衣食的丰足，将来肯定碌碌无为。”

怎样才算是有志气呢？大概因为其夫曾是读书人的缘故，郑太孺人认为：读书才能长本事。于是，郑太孺人开

始教林琴南读书识字，启蒙课本是《孝经》。

但真正激起林琴南读书兴趣的还是一次偶然的机。

有一天，林琴南随外祖母上街，恰巧从一家书塾门前经过，屋里琅琅的读书声吸引了一步三颠、跟在外祖母后面玩耍的林琴南，他撇开外祖母情不自禁地溜到窗前。看到屋内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小孩子们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前，嘴整齐地张翕着，一字一句地读书，林琴南不觉也张着嘴跟着读起来，反复几遍居然记了下来，屋内读书声停下来，林琴南才跑回外祖母身边。

小琴南对外祖母嚷着：“他们念的，我也会了，我也要上学！”

外祖母苦笑着望着小外孙，没有说话，只叹息了一声，便拉着林琴南走开了。

林琴南的家和外祖母的家都无力供他上学。

但那片琅琅的读书声却挥之不去。此后，小小的林琴南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跑到那条街上，站在书塾的窗前去偷听。

一次，上课时下起了雨，听得入迷的林琴南浑然不知。雨越下越大，塾师见有雨从敞开的窗户飘进屋内，便放下课本，起身出去关窗。

塾师关窗时猛然一怔，他看见了窗下站着一个小孩，衣服全被淋湿了，却全然不顾，神情贯注地站在那儿想着什么，塾师忙招呼小孩进屋避雨，然后询问了孩子的情况，问后他才得知，小孩叫林琴南，因家中贫穷不能供他读书，只好偷偷从家中跑出来到这儿听课。

塾师望着满脸雨水的孩子，心生同情，他也为幼年林琴南这种嗜学精神所感动，破例允许他免费旁听。

一代名士文豪林琴南，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

涯！

可惜，好景不长，塾师为了不让花钱请他的人家过分不满，只好不准林琴南旁听了。

但林琴南却从此离不开书本了，虽然不能再去听课上学，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读书。他四处找书来读，买不起就想法借，借来，就一笔一划抄下，有时还去垃圾堆里捡破书，哪怕只有一页，他也要捡来。捡来后一张张粘好，一本本补齐。旁人被他的举止感动了，也偶尔送他一两本旧书，林琴南如获至宝，把书小心藏起，一有时间便翻读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能背熟为止。

家境变得好一点后，母亲能给他一些午饭钱了。林琴南每次都吃个半饱，剩一点钱，一分一分地攒起来，攒到能够买一本书时，便上街去逛旧书店，买来破残古书读。

少年林琴南嗜书如命，刻苦自励，关于这段经历，他曾对自己的孩子们讲道：

自余八岁至十一岁之间，每积母所赐饼饵之钱，以市残破（汉书）读之。已而，又得《小仓山房尺牍》，则大喜。母舅怜之，始以其《康熙字典》^① 贻我。时吾攻读甚勤，尝画棺于壁，而挈其盖，立人于棺前；署曰：“读书则生，不则入棺。”若张座右铭者。^①

文中“读书则生，不则入棺”道出了林琴南发愤读书之志。

嗜书癖从童年一直延续到林琴南的少年、青年，乃至暮年。

10岁那年，想方设法找书读的林琴南，在家中翻箱倒柜，竟发现了叔父所藏的旧书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

^①见《林畏庐先生年谱》卷一，第5页。（台）天一出版社《林琴南传记资料》第二册。

传》和《史记》。林琴南喜出望外，立刻被吸引住了。他尤其酷爱《史记》，司马迁那龙腾虎跃、栩栩如生的文字，以及那种悲壮呜咽、慷慨淋漓不能自己的笔调，深深地吸引了林琴南。受《史记》的影响，他又用母亲给的买糕饼钱，到旧书摊上买到了残破不全的《汉书》。以后又陆续购得零星散章的子、史。自 10 岁到 16 岁，积破旧书三橱之多，差不多有二三千本，林琴南都一一读遍，翻了又翻。

这些难以磨灭的记忆，直到林琴南的晚年依然历历在目：

横山老屋，树古鸱啼。纾扶卷就母、姊刺绣之灯读，必终卷始寝。祝养阍城北隅，故宅机声杂书声，至于夜午。景物历历印合。^①

这是怎样的一幅情景，读来不禁令人沉思，催人泪下。林薇在《林纾传》中将这段文字用白话译出，描写极为精采：

横山老屋，小窗夜分，灯火青荧，他扶书卷就母、姊刺绣纺纱的灯下埋头苦读，机声和着唧唔的读书声交错在一起，直到夜深还不停息。窗外，古树浓里，鸱鸢悲啼，远方一两点星光闪烁，夜正沉沉。

也许因为印象太深刻，也许它是自己成长的第一步，林琴南总念念不忘于此，作文记述之外，他还挥笔作下了一幅画，将此种情景再现出来。

^① 见《畏庐续集》第 53 页。

3. 聪明伶俐、善解人意的小家伙

林琴南除迷恋书本、喜读书思考外，童年的他，还是个聪明伶俐、顽皮逗人的小家伙。

福建人有一个俗例，冬至前一天晚上，家家堂上点燃红烛，在门前燃放鞭炮，全家男女老少，都穿上新衣，围坐一桌，欢歌笑语，热闹地庆祝冬至的来临。节日的主要特色是桌上置竹筊（扁圆形的竹器，大小同桌子差不多）。筊中放着糯米粉，做成圈状，以示全家团圆之意。

林琴南 7 岁那年，逢此节日，小家伙异常兴奋，到处乱跑，手舞足蹈，正疯闹得起劲时，不小心将桌上的竹筊碰翻在下，米粉散得满地都是，屋里顿成一片白色。双亲见状，心中不悦，这白茫茫的一片，在双亲的眼中是不祥的征兆，何况在团圆之日，出这样的事呢。

双亲正待教训林琴南时，不料这小家伙竟不慌不忙，笑嘻嘻地对父母说：这是“白头到老”啊！（闽语倒筊与“到老”之音相仿）。

父母听了林琴南的话，相互对视，遂喜笑颜开。

林琴南一语无事，便又去玩。双亲高兴中，又重置一份糯米粉，节日依旧欢天喜地地度过了。

林琴南这种聪明伶俐到长大成人、成名后便成为一种幽默、隽永与洒脱的风格。

有一次他同严复一块在饭馆吃饭，这时的林琴南已是国内知名的学者、翻译家了。二人要来一只鸡，一边吃一边将骨头掷于地下，两只小狗循味跑来，为争一块骨头而互不相让，你咬我撕，不可开交。林琴南见状，笑着对严复说：“骨头其实就是名声，这两小狗不就是你和我吗？”

严复听后，观看，但不说话，却开始使劲啃起鸡大腿来，林琴南忍不住大笑，遂也低头开吃，不让严复半分。

此事传为笑谈。

林琴南还把他的诙谐、幽默带到了他的讲桌上。

林琴南在大学任教时，有一节课排在下午两点钟，这个钟点是学生们上课最容易犯困的时候，更何况林琴南讲的是难解的经文。

学生们一脸疲惫状，昏昏欲睡。林琴南见此，不再讲课。他很风趣地对学生们说：现在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学生们一听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因为大家知道林先生讲故事是很有意思的。学生们坐得直直的，瞪着眼睛等着先生讲。林琴南缓缓道来：“有一个风流和尚，有一天他要过一座桥，走上桥，迎面看见一位美丽的小姐，姗姗而来……”大家听到此，都聚精会神，兴致勃勃地要听下去，不料林琴南却打住不说话了，学生们着急地问：“请先生续讲，那和尚和小姐以后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以后，噢，没有什么，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，如此而已。”林琴南一边说，一边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，好像他自己也很失望的样子。

学生们听后，一愣，转而大笑。他们知道，被林先生捉弄了，但睡意却溜走了。于是，林琴南又开始讲他的课。

林琴南正式入塾读书，大约是8岁的事了。

林琴南11岁时，跟一位叫薛则柯的老先生学习古文和诗。

据林琴南作《薛则柯先生传》中讲，这位老塾师，“长髯玉立，能颠倒诵七经”，但性格却“鲠直好忤人”。薛氏在闽中也称名门望族，族中同辈者有三人考中进士而